



徐刚，崇明岛人，世代农人之后，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。青年时期以诗歌、散文成名。著有《徐刚九行抒情诗》《秋天的雕像》等。自1987年始，潜心于中国生态文学写作，由森林而土地而江河，行走于大漠荒野，对勾勒史前荒原则更为情有独钟，推出了《守望家园》《中国：另一种危机》《中国风沙线》《大地书》等作品。

### 荒 沙

大荒者，大荒漠、大荒凉也。何以称大？因其细小而称大也。荒漠之中被称为沙的一个颗粒，其直径介于0.05毫米到2毫米之间，可谓细小。细小的沙粒相依相附，弥漫无际，成为沙丘沙山。乘风而动，扬沙成暴，是为流沙，流沙奔涌若巨川，掩埋了西域三十六国、丝绸之路、明长城、古阳关，此非大乎？

中国沙漠、沙漠化土地为153万平方公里，占国土总面积的15.9%，超过全国耕地数，而沙漠化还在每时每刻推进扩大之中。

我被大荒召唤，也为历史吸引，沙的历史，荒沙掩埋的历史，中国西部为什么会有如此浩瀚的沙漠，如此细小的沙？而荒沙之下，除去楼兰女尸、流沙坠简之外，还有多少潜伏的神秘与神圣？人在荒沙之中怎样生存怎样爱？怎样娱乐怎样死？当灵魂飞天，晴空之下，荒沙之上，会不会更加从容优雅？只要没有风，荒沙便宁静，宁静之极。荒沙的每一粒，如婴儿酣睡，铺陈于大漠的是梦、梦境，不可言说，能见其柔嫩的外表，起伏连绵，若塔若丘，是大漠之风随意为之的银钢铁画似的线条……

先造山，再造沙漠。沙是山和风与水的杰作，是作品，是大自然的艺术，“这种显现在作品中的光亮就是美，美是真理显现的一种方式”（海德格尔）。塔克拉玛干沙漠中，有一座名叫玛扎塔格的红山，红色的山，玛扎塔格是维吾尔语，“坟墓山”之意。在风化的岩石、岩层中，有零散破碎的海洋生物的化石——这里是2800万年前古地中海的海滩。不可思议的地质运动，将幽暗的海底抬升，成为山脉。红色是当初极为炎热或者火山爆发的证明，零散的生物化石，记录的则是生命被粉碎的最后时刻。

曾经有更多的山与玛扎塔格山相望相闻，太多的山在风化与剥蚀之后，便任由热风揉搓，揉搓着巨大，揉搓着嶙峋，揉搓着最后的坚硬，揉搓成细小。这单个沙粒的细小，可以忽略不计，无数的细小，则成了无边无际的荒沙、无尽的燥热。坐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的一个沙丘上，西下夕阳依旧如此炽热，我感受着在极早、极热时，生命怎样被丝丝缕缕地蒸发，却又不留痕迹，所有的汗水刹那间蒸腾散尽。

沙漠车的司机催我赶紧走。我要再看一眼夕阳照大的辉煌，以及沙山沙丘之间的光亮，宁静的光亮，带着金色与红色的光亮。在塔克拉玛干，就连“十万大山”之类的词语都是苍白的，如此细小的沙粒，铺展、堆砌出如此浩大的沙漠，如今目力所及，都在落日余晖的观照下，绵延起伏，迤邐而去，交织着生的渴望、死的诱惑。光亮渐显暗淡，宁静变得深邃。月亮已经升起，很快便会明镜一般悬挂在大漠上空，荒沙也爱照镜子吗？沙漠中没有电灯，沙漠中只有夜的黑暗。

我感受着苍凉。宁静中生命飘逝的感觉，其为苍凉乎？感觉苍凉，就是感觉生命，感觉一沙一世界。我与苍凉同在时，看见高大的倾坍了、粉碎了、细小的将与岁月共存。

当繁华时，我不是我；当荒凉时，我才是我。

面对沙漠就是面对两种极端：无风时的极端宁静安详，有风时的极端无序迷茫。就其本质而言，又该怎样言说沙漠？20世纪30年代，英国物理学家巴格诺尔德在考察利比亚的沙漠后说，在沙漠中“惊讶地看到一种形式上的单纯性、重复的准确性与几何的秩序性”。在自然界中，在超出结晶规模的构造上，实为罕见。”让人目瞪口呆的是，“大量的重达数百万吨的沙堆积坚持不懈，而又以规则的陈列沿着地面移动，并且保持它们的形状而增长着，甚至以模拟生命的方式繁殖着，即便最有想象力的头脑，也为之困惑不解。”人的困惑是沙的荣耀。

大自然生成的一切，都是有序的生命体，是这个世界上为人所不解的伟大艺术，并且显现一种真理，“所有的偶然都指向必然”（蒲柏）

巴格诺尔德还在埃及西南部，“有两次，在寂

静的夜晚”，突然听到沙漠中的轰隆隆隆声，“这个怪诞的合唱持续了5分钟”，鸣沙也。沙宁静，沙淡泊，沙细微，沙无声，沙何以鸣？韩愈谓：“大凡物不得其平者鸣”，“金、石、丝、竹、匏、土、草、木，物之善鸣者也”。土善鸣，沙何以不鸣？鸣沙处皆在沙丘沙山间，沙有不平也，风挠之者吗。

鸣沙记载之于中国，早在2000年前，敦煌鸣沙山可证。而鸣沙山的存在更早于汉武帝设敦煌郡县前，很可能是牧人闻沙鸣，因有鸣沙名。

我走过中国八大沙漠，除偶尔深入腹地旋即返回之外，更多时在荒漠边沿、风沙线上上行复行。那是一览无余的敞开啊，何等胸怀，如此坦荡。但，随即我又看见了遮蔽，沙的层垒叠加之下是什么？在年降雨量不足30毫米、20毫米，年蒸发量超过2000毫米、3000毫米的极度干旱中，沙与草怎样生存？倘若人仍不以水为至珍至宝，何能得救？

无风时沙漠是宁静的，固定的沙丘是美的。风起沙扬成为沙尘暴，流沙推进时，这一掩埋家园、沙进人退的土地荒漠化的过程，则是人类的灭顶之灾。

荒沙是拯救者。想到了大城中的奢华浮躁，挥霍浪费的水和食物。

人类面临着缺淡水、缺耕地的严峻时刻，惟敞开而又遮蔽的荒漠，才是阳光普照的思想库。迄今为止，除了石油和煤炭，我们一无所获，有权有钱的人离开大漠很远，人类仍然视大漠为畏途。

荒沙不是精神。荒沙拥有精神。

### 叶 骚

叶骚，秋风落叶之离骚也。农人收获庄稼之后，秋风鼓动，大地便开始收获落叶，一片又一片，一阵又一阵，一层又一层。城里扫落叶时，山上，林中，荒野的落叶要辛苦得多，它们随风起舞，若浮若沉，千种斑斓，万般姿态，然后优雅地飘落。等待着雨雪，从容朽腐。我曾追随大江南北、西部荒野的秋风落叶，至冬日，感受着季节更替，死而复生的神奇美妙。

叶落悲秋，何以落？人何必悲？冬日，万木萧疏之后，真是风景不再，光阴凄凉吗？

这是个一言难尽的季节。对于所有的落叶林来说，尽管林地的封冻要稍晚于农田，却更适于保留积雪，在中国北方的大小兴安岭，积雪如几尺厚的白色毯子覆盖了林下的一切，除了风声便是寂静。有最后的树叶飘落，落在雪地上，黄叶似金，红叶如火。

这是一个忙着落叶、忙着凋零、忙着死去、忙着再生的季节。当秋风凉意渐浓，冬日在望时，树木便自行关闭了它巨大、细密的供水系统，得不到水分供应的叶片开始枯黄、飘落，落叶之来由也。作为母体的树之所以舍弃为它带来风姿绰约的叶子，是为了维持那些伏藏在树根、树干和树枝细胞中的水分，然后休眠。我们看见的冬日凋零的树，是睡眠的树，是站立着做梦的树，是落叶簇拥的树。森林中的落叶如同森林土壤中的微生物一样不可胜数，有外国森林学家估算，在0.4公顷即一英亩的林地上，落叶约达一千万片之多。所有的落叶不可能再回到树枝上，但在，在它们飘落之前，原来的叶柄基部相连处，一个新芽已经生成。对于树木而言，我们通常说的春芽其实是冬芽，冬是春的孕育者。回想落叶，它的飘落意味着双重别离：脱落母体，一别也；辞离新芽，又别也；其于风中旋舞，不舍也；偶发鸣声，若骚歌也。

生离死别，非止人间。然草木以其柔弱，却能驰骋生灭，秋则藏，冬则生，春夏而荣，如是往复，原始终终，悲也喜也，悲喜如常也。

对于树木而言，通常情况下一叶落即意味着一芽生，四时更替，落落无尽，生生不息。一株合抱粗的大树有几百万个冬芽，伴随着人及万类万物从严寒而向绚丽。只要有树就可以看见这包孕春天的芽，柳树的芽细小之极，星星点点不为人知，玉兰树宽厚的叶子似乎脱落得更早、更彻底，但那毛茸茸的冬芽却格外醒目。每一种树的冬芽各有特色，每一个冬芽都是一个真正完美的雏型，包含一切——新枝新叶或花的全部生命要素，一群具有迅速分裂能力的细胞，一组严密地包裹胚叶的鳞片。这些鳞片里面，是柔嫩的胚叶，极其紧密，或卷而叠之，或折而叠之，美妙、精巧之极，除了造物，孰能为之？待春风又起，阳气上升，所有这些冬芽便完美无缺地开放、舒张，成为青枝绿叶，是时也，生命时速加快，冬眠者醒来，南下者北归，走兽巡游，鸣声争斗，花叶繁忙，虫事繁忙。曰春，曰夏，又骚，又动。

木棉与玉兰会先开花，金杯银盏似的花，张开，显露着植物性器官的芬芳艳丽，然后生长叶

## 大荒四题

□徐 刚

子。这使我想到在秋深落叶时节，阔厚的玉兰树叶因何先行飘落，也就是说为了明春的花朵，玉兰的冬芽孕育得更早，比起柳芽之细小，可谓大壮也，并非所有的阔叶树都是争先落叶的，在城市园林中梧桐树巴掌大的叶子，在枯黄以后仍然不舍枝头，一棵成年梧桐树的巨形树冠上，青黄并存，斑驳相间，有大群的麻雀栖居，“啾啾”于冬初，静候着早春。

每一片落叶都是风动的启示。每一棵树都是挺立的神圣。

秋天，我去辽宁本溪的红叶沟，满山遍野的红叶和黄叶，铺出了一条厚达尺许的落叶小道，阳光从林子间照射其上，那金色，那红色，那半红半青色闪烁跃动美不胜收，令我却步。有当地艺校的孩子们在写生，我便看这些男孩女孩画山、画树、画一片落叶，除了山风携最后的落叶飘然而至，红叶沟静极，只有画笔的勾勒，心灵和手的移动，在方寸之间，我看见了大地落叶在孩子们的笔下，是如何成为作品的。或可说在红叶沟的美与作品美之间，那凋零的树，那即将朽腐的叶，那枯山瘦水，告诉我“美是显现真理的一种方式”（海德格尔）是骚动之后的坦然、宁静、简洁。

我从本溪又一次赶往新疆塔里木河胡杨林，在33万平方公里的塔克拉玛干沙漠中，胡杨是难以置信的惟一高大乔木。胡杨林散落在塔里木河两岸，也有零星的甚至独株胡杨耸立在大漠深处。秋冬时节，塔克拉玛干沙漠较之春夏相对平静，大部分时间，风蛰伏在乌兹别里山口，蒙古高原，胡杨林中厚厚的落叶层还在继续变得深厚，胡杨叶大小形状不一，一棵树上同时长着杨树和柳树叶子，胡杨的古名叫胡桐，也称异叶杨。胡杨树顶端飘落的是宽阔的掌形叶子，这使我惊讶的大叶子，是努力接近太阳的叶子，它们有使命：最大限度地进行光合作用，制造生命的能量，以维持这一棵高达30米的大树的生存。树顶以下，叶子便成为细小的条形叶，且有角质一层蜡包裹着，为使水分的蒸发减至最少。

金色胡杨林啊，金色落叶层。不知道塔克拉玛干大漠中，今年是否有雪？不知道一年一度的洪水会不会如期而至？

胡杨雌雄异株，胸径可达1.5米，树皮呈灰褐色、铁灰色。因为风沙经年累月的打磨，其树干浑身伤痕累累相叠，布满不规则的纵裂沟纹。有的树心已经朽腐，可见一个黑色大洞。落叶之后，胡杨赤条条无遮蔽地兀立于大漠，有铁干虬枝伸出，伸出苍凉也伸出傲然，把苍凉和傲然一起伸向远方。

远方何方？有水一方。有幸得见胡杨花的人是幸运的。雄蕊与雌蕊的花粉、花柱均为紫红色。胡杨的花期很短，风，这时候特别需要有风，哪怕是不大的风，胡杨雄树的花粉随风飞扬，寻找另外一棵开花的雌性胡杨。当种子挂满枝头时，胡杨耐心而又焦虑，它在等待，虽说等待总是美好的，可是又有谁能体会洪水到来之前的焦灼？胡杨的种子找到了水，就有了生存壮大的机会，所有沙生植物为了哪怕一线生机，都会奢侈地生出更多种子，胡杨犹甚。一株雌性胡杨孕育了数以亿计的种子，而每一粒种子的重量，则为万分之一克，种子身上长满白色绒毛，在空中可以助飞，落地后则抓住稍带潮湿的土地，它要长根，它要长成一棵新的胡杨。能得此机会的胡杨种子寥寥无几，更多的在热风中死亡，埋没于塔克拉玛干沙漠中，这里的年降水量不足30毫米，年蒸发量超过3000毫米，干旱是永恒的主题，水是永恒的梦想。

夏日，塔里木盆地周边山上冰川融化，成为河流，洪水的来到，是胡杨种子惟一的生机。沙漠无河床，塔里木河像脱缰的野马河，但为什么不能说，这一条新疆的母亲河正在寻找新疆绿洲不可或缺的胡杨的种子呢？当种子飘落河水，等待已久将要干枯的种子6秒钟之内便吸饱了水，趁水温升高时迅即发芽，它的绒毛仍然在帮助它游到岸边沙滩，然后以一粒种子吸饱水以后的全部能量扎根。洪峰过后的河流岸边会有泥沙淤积，很多沙生植物的种子已经集积于此，在这悄无声息、鲜为人知的集积中，胡杨也找到了自己的摇篮。

塔里木盆地，塔克拉玛干沙漠夏日的风啊，有沙子也有太多胡杨的种子，在寻觅，在游荡。我曾呼吸在夏日之塔里木河畔，胡杨的种子也从此流淌在血液中，当秋风又起，无论我行走向何方，心里都会洋溢金黄，那是我时时可以触摸的金色胡杨的风景，那些已经飘落、将要飘落的叶子，又在我心中飞翔，发出鸣声：水！水！水啊水！叶骚，大漠荒野之呼告也。

### 荒 草

一个相对固定的沙丘之上，必有一种沙生植物如红柳、梭梭、骆驼刺、沙枣等生长其上。它们的使命是以根以枝以细小若针尖的叶子，抱住沙丘。它们不曾想到高大自己，因为极度缺水，也毫无可能高大自己。但因为它们的拥抱，躁动的沙丘安静了，腾格里沙漠边沿有一种植物叫白茨，在一个又一个沙丘的顶端，伸出一根又一根枝条，自上而下把沙丘揽入怀中，相亲相爱，相拥入梦。我曾小心翼翼地触摸过这样的沙丘，较之于暴晒的荒沙少了一点点湿润。有沙砾在沙丘的背阳处悠然而过。还有沙雀——比北京的麻雀小而机敏——偶然光顾，不是成群结队，三两只而已，低飞，相逐，这一片荒漠因之生动。

沙漠中的每一种植物，都是一种神奇。

我曾在河西走廊的民勤县，和农民一起种梭梭。在沙窝里播种时必须要浇水，就浇这一次水，梭梭种子在争分夺秒地汲取水分4个小时之后便发芽，生命时速是如此迅捷而紧迫，急速地吸水，急速地与沙漠抢时间，急速地发芽生长，在被荒沙掩埋之前，长出一片、几片叶子。然后便是面对干旱、面对风沙，一无所求地守望家园。

“花棒”是荒漠低矮灌木中的另类，花色鲜艳，一朵接一朵的花开放于花枝，是有花棒之称，沙区农人也称之为“沙姑娘”。当沙丘之上这一片花棒闪现在眼前时，我跋涉的脚步顿觉轻盈，晃动在我眼前的是一大漠中的神奇。梭梭、花棒等，是荒漠之中的“骨骺”，而更加低矮紧贴流沙的草本植物，则如同人的血肉皮肤，骨肉相连，便有了抗沙能力。

此类人工种植的低矮灌木高不足2米，年耗水仅为100毫米，不到相同面积的农田用水量的1/15。两年补水，第三年可以自己平衡。干旱与缺水制约了沙漠中草木的生长，也造就了沙生植物不弃低矮的美丽与光荣。

红柳好伴生于胡杨林中，在没有胡杨的沙漠中，则独立沙丘、独自成林。其枝干坚而韧，好蔓延，交错缠结中覆盖着丈余高近百平方米的沙丘。很难分清这是红柳的根节，还是枝干，虬曲裸露与沙丘之表，一为抱沙使沙丘固定，二为吮吸沙漠之中极其稀罕的一点点露水，以维持红柳的生命，不致荒丘分崩、荒沙流离，人称红柳包。

坐在红柳包下小息，置身红柳的盘根错节间，随手可拾的是已经枯亡的红柳根茎，没有人工砍伐的痕迹，那是红柳的自生自灭、自我代谢吗？在中国西部大漠中，我不能不放弃“婀娜多姿”之类的词汇，它们只有与沙丘相依为命的一种姿态。

这种姿态是植物世界中最艰难的生存状态。它的美妙不仅在于固沙，而且富有启示，是无声的大漠呼告：这干旱而炎热的世界，才是真实的世界。

荒漠也大，荒草也众。我把沙漠中所有的低矮灌木与草木植物，统称为荒草，显然并不确切，那是我大荒之中眼见的种一印象：它们几乎一律灰黄一律细小，除去胡杨，草木之间的界线早已模糊，也有例外如沙葱，嫩绿欲滴，使人想起帕米尔高原的古名：葱岭，在古代，这里到处都是野生的葱，是牧民、旅人难得的食用绿色植物。还有沙米、沙棘、沙苜蓿、沙甘草。有牧人告诉我，沙漠很富有，他养的羊因为吃各种沙生植物，毛亮肉鲜，就连尿的尿也胜过可口可乐，而羊粪蛋子便是“六味地黄丸”。

塔克拉玛干沙漠周边，不时有沙芦苇出现，与我故乡崇明岛的芦苇相比，极矮，高不过半米甚至更矮，没有叶子，有花、银白色的芦花，在骄阳下闪闪发光，芦苇不惧盐碱，好水，在这极旱的沙漠之地，芦苇何来？如果去博斯腾湖，那里的大片芦苇杆粗叶肥，晃动着，我的思绪被牵往遥远：当古地中海被逼退，塔克拉玛干沙漠成为2000万年前的海滩时，芦苇是曾经的旺族，大芦苇的起伏汹涌替代了古地中海的波涛澎湃。在后来的继续抬升中，古海滩成为荒漠，却也留下了芦苇的种子和根，肯定有酷热与苦旱中的毁灭，也有冥冥中造物的美意，那留下的就是新的生命，寂寞而又不懈地与大漠厮守，回想那古海……

2012年立冬后3日，我从天山南麓的库尔勒赶往孔雀河北岸的尉犁县，尉犁又称罗布诺尔，以罗布泊得名，有最后的罗布人家。

车程100里，100里的荒沙荒草。这是罗布勒难的好天气，扬沙不再遮天蔽日，阳光照耀荒漠戈壁上。起起伏伏大小不一的固定沙丘，与那些沙生植物一律呈灰黄色。红柳、骆驼刺、沙蒿、沙柳们，删除了植物世界几乎所有的姿色，只留下没有退路的抗争，全部的献身精神，成为一句箴言：“勇敢地完成你自己（尼采）。”我已经在罗布泊边缘了。

每一丛荒草都是对水的思念。还有那一家罗布泊的后人，主人高大粗壮披着皮袄，我叫我老罗布，他在一只小船上弹琴，那是罗布泊人的乐器，他是如今惟一会弹能唱者。我像一丛荒草坐在他身边，听老罗布弹拨历史，当他弹拨历史时，罗布泊曾经的水和鱼会到场，同时涌现的还有罗布泊的先祖。老罗布的太太正在烤鱼，烤羊串吃，她只是用温和善良的目光看着老罗布，听着弹唱，不说一句话。当琴声戛然而止，罗布人家及其周围的荒野沉浸在一片宁静中，宁静若老罗布的太太，靠着一根胡杨木柱，源源不断地从目光中流淌出古典的安详平和，还有对远方来客的祝福。

我吮吸着这一切，罗布泊边缘的宁静，友善与爱。

有胡杨在望，金色的树叶等待着风，等待着飘落……荒草，草之美者也。

### 美丽传说

大漠深处，是美丽传说。是我们的先祖面对着天山、昆仑山、阿尔泰山的冰雪雄奇，以及浩瀚流沙的赞叹与想象，并且试图作出某种解释。久而久之成为新疆文化积淀中最迷人的一部分，给出了大荒之美美在何处的迷人图像。

所有的传说都是在很久很久以前了。塔里木河，原名阿娜河，母亲河之意。阿娜河流淌的是冰雪融水，河里有大鱼，水

是甜的，阿娜河滋养的庄稼、牛羊与葡萄，都是甜的，阿娜河是流淌着蜜香的河。

有一年阿娜河突然断流，一个名叫塔里木的年轻人要去找水，可是这苍茫沙海哪里有水？有长者告诉塔里木：“你要在荒漠中找到一头鹿，鹿角所指便是有水之地。但你要走很多路，在阿娜河上游走6天，再往南部沙漠。”塔里木带着宝剑与热瓦甫，走进了大漠中，6天后，塔里木以仅剩的一点力气弹着热瓦甫低声吟唱：“我母亲一般的阿娜河，你为什么不再扬波？没有了你的奶和蜜，我的父老乡亲怎么活？啊！啊！阿娜河，母亲河，母亲河……”大漠中突然起风，扬沙集结成墙向塔里木压过来，然后又把他卷向空中，惊恐的塔里木落到沙丘上时，一头鹿正笑眯眯地向他走来：“塔里木，骑到我身上。”梅花鹿疾驰而去，停在一座大山前，“阿娜河水就是从这里的山河流出来的，一次山崩后巨石把洞口堵死了。你要把巨石劈开，阿娜河就会流淌不绝。但是，你会被吸进山洞，然后死去。”塔里木说：“我愿意死，也要让阿娜河有水！”梅花鹿说：“看我鹿角所指，用你的剑在我鹿角上磨三下，去吧！”塔里木磨罢剑，转身而去。劈石，巨石分崩，流泉汹涌，塔里木已不见踪影，那一把剑和热瓦甫顺流而下。

从此阿娜河便成为塔里木河。摩尔根说：“塔里木河流域是世界文化的摇篮，找到这把钥匙，世界文化的大门便打开了。”孔雀河，没有比它更美的河流之名了。

塔克拉玛干曾经胡杨丛生，水丰草盛，维吾尔语意为“过去的家园”。西北有高山，东北有条河，岸边有一个叫塔依尔的皮匠，乐善好施，是穷苦农牧民的好朋友。和他相恋相爱的是财主买克巴依老爷的女儿索合拉罕，买克巴依为此震怒，“我的女儿怎么能嫁一个臭皮匠？”他决心把皮匠赶走，斩断女儿的情丝。月黑风高之夜，买克巴依一把大火烧光了皮匠的作坊，塔依尔远走他乡，索合拉罕离家出走，沿着塔依尔的足迹，在罗布泊找到了皮匠。从此，人们把这一条河称为皮匠河，按照维吾尔语的发音，汉语译称孔雀河。

那是一条因为爱而美丽的河。孔雀河在断流之前注入罗布泊。在库尔勒东北的山谷中有铁门关，此刻，孔雀河正穿行于峡谷间。

2010年秋，在塔里木河边的胡杨林中，我和一个维吾尔族朋友说起鸣沙，他告诉我，只要有风，大漠中还有另外一种声音，叫人肝肠寸断的呜呜声，此种声音还关系到：大漠从何而来？

阿里普是闻名绿洲的猎手，他的邻居阿依古丽是和母亲相依为命，靠织棉刺绣为生的美丽姑娘，他们俩青梅竹马，准备成亲时，有个名叫巴依的富豪找到阿里普，要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，巴依普说他只爱阿依古丽。几天后的一个夜晚，巴依趁阿里普进山打猎，便抢走了阿依古丽。当阿里普赶到时，巴依告诉他：“只要我答应跟你女儿成亲，我马上放走了阿依古丽。”阿里普抱起阿依古丽夺门而去，翻山涉水，巴依的打手紧追不放。走过一处戈壁，又爬上一座山，眼前是陡崖，阿里普一手抱着阿依古丽，一手以刀和打手们激战，一脚踢空，跌落悬崖，顿时山崩地裂，飞砂走石，风声中有阿里普的呼救，“阿依古丽——”

当风平沙静，景象大变：大山崩坍了，成为沙漠荒野，一望无际的苍凉。有风时，便有阿里普颤抖的呼喊和阿依古丽五内皆裂的回声……

新疆的地名与传说互为交织，且多古意，有历史的厚重感，又经汉语精心翻译，其命名之美让人击节三叹！

我曾路过帕米尔高原，塔吉克族男男女女所戴的帽子可谓精美绝伦，而塔吉克即为“王冠”之意，帽子是这一王冠族的一种象征吗？大约在公元2世纪前后，塔吉克人——中国惟一的白种人——又为什么选择帕米尔这山结之地营造自己的家园？在王冠一般的帕米尔高原，他们是想离太阳更近呢？还是冥冥之中阿波罗神的召唤？如今这终年积雪、戈壁连绵、山上不长树的帕米尔高原，即是塔吉克人的高贵与自豪，他们是传说中的“汉日天种”之后。

今天尚存的公主堡、石头城的遗址，是汉代被称为蒲犁国的羯盘陀国。公元643年，玄奘取经东返，经帕米尔、羯盘陀国王盛情款待，并自称“汉日天种”，玄奘在《大唐西域记》中记道：“自此山（即帕米尔，唐时称波迷罗，笔者注）中东南，登山历险，路无人里，惟多冰雪。行五百余里，至羯盘陀国。羯盘陀国周二千余里，国大都城基大石砌，背傍多河（即今之塔什库尔干河，笔者注），周二十余里，山岭连属，川原险狭，谷稼极少，菽麦丰多，林树稀，花果少，原隰丘墟，城邑寥尔……今王浑质，敬重三宝，仪容优雅，笃志好学……其自称是至那提婆罗阇罗，唐言汉日天种。”

何为“汉日天种”？人与太阳神之种也。羯盘陀国先时的国王娶汉女为妻，时当战乱，遂安置于孤峰，筑石城，极危峻，梯屋而上，设警卫守护。3个月后，刀兵已息，正欲归程时，汉女已有娠。左右不胜惶惑，侍者告之曰：“勿相尤也，乃神会耳。每日正午，有一丈夫从日轮中乘马余于此……以其先祖之世，母则汉土之人，父乃日天之神，故其自称‘汉日天种’。”（《大唐西域记》）

公主堡、石头城已成断垣残壁，有几根野草和野葱从断石间探出身来，移时还迁两千载，惟草与石仍可见证当年，见证“汉日天种”这一词语的美丽与不朽。凡不朽的词语必须是独特的词语，有神的信息的词语，而且是承载历史的词语。这样的词语便是诗。

城堡崩毁，门亦无存。在慕士塔格峰下，沐浴于阳光，我呼吸着帕米尔的气息，归归高冈上的气息，无比清新、无穷荒凉的气息，那气息汇集成高原上的风，门关上了，门打开了……

（摘自《徐刚散文》，徐刚著，作家出版社2013年1月出版）